



● 作者/P. W. Singer and Emerson T. Brooking

● 譯者/余振國

● 審者/黃依歆

按讚戰爭：

臉書時代的軍事戰術

What Clausewitz Can Teach Us about War on Social Media: Military Tactics in the Age of Facebook

取材/2018年10月4日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網站專文(*Foreign Affairs*, October 4/2018)

在網際網路出現後，攻擊克勞塞維茨所謂敵人的「重心」，已不再需要大量炸彈或是宣傳，新戰爭目標在於駭進網民的內心。然令人擔憂的是，只要能在網路上爆紅，就連事情的真相都能被一手遮蔽。

約莫五十年前，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與史丹佛大學的兩臺電腦被連結在一起，造就了世上第一個電腦網路，因為當時的軍事研究實驗室是由美國先進研究計畫局資助而成立，故將之命名為「美國先進研究計畫局網路」(ARPANET)。數年之後，由該實驗室誕生的電腦網路發展成網際網路，成為現代商業與通訊所依賴的神經系統。

由於最近十年間社群媒體的崛起，使網際網路能讓所有人成為獨立的資訊蒐集者與分享者，

因此網路也成了以資訊為武器的戰場。網路世界不僅對廣告商與購物者不可或缺，也是政府、軍方、活動分子及間諜賴以維生之工具。不論是為了打贏一場選戰、軍事戰役，甚或只是為了要賣掉一張音樂專輯，大家都使用相同的戰術。

這個新型戰爭以各種不同形式進行，從YouTube上的戰場影片到被惡搞成為納粹符號的卡通青蛙，似乎是顛覆了過去的思維。不過在某些方面確實完全改變了，例如戰爭的發生地為數位領土、需要以奪取注意力而非奪取物資



為作戰目標，以及集中於某些人手中的巨大權力。然而，也不是所有面向都是全新的，例如影響敵人思考的方式、控制資訊的流動，以及在避免實際交戰的情況下贏得戰爭等各項作為，都已經存在好幾世紀。因此，要了解社群媒體的武器化，最佳起點就是研究過去的歷史。

網路戰爭論

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茨(Carl von Clausewitz)出生於1780年，比網際網路問世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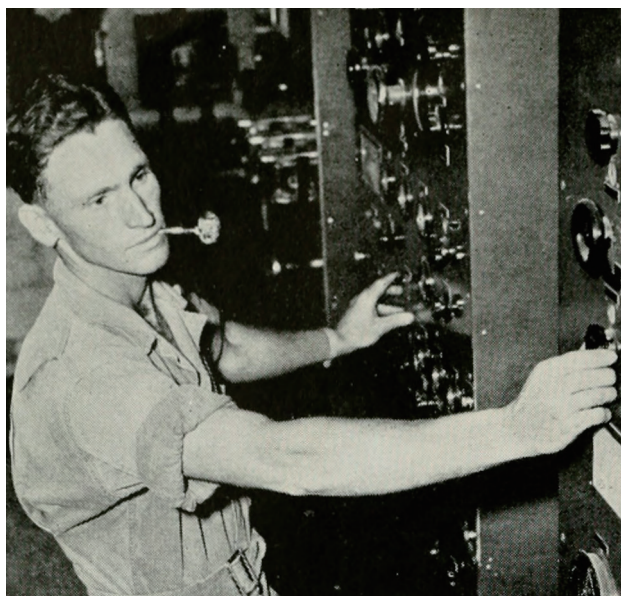
早了200年，但若他出生於今日，相信他也絕對能理解網路世界之運作。克勞塞維茨成長於啟蒙時代的歐洲，12歲時加入普魯士軍隊。十年後，當拿破崙在全歐洲發動戰爭並開啟民族主義的新時代之際，克勞塞維茨決定獻身於研究戰爭。他寫下一篇又一篇的戰爭論文，並與當時各個主流學者書信往返，最後成為普魯士軍事學院院長。克勞塞維茨在1831年去世，他的妻子瑪麗(Marie)將他留下的大量資料彙集成共十卷的論文，並稱之為《戰爭論》(On War)。



克勞塞維茨(與瑪麗)關於戰爭的理論成為全世界軍官的必讀經典，這些論文也影響了之後兩個世紀內的每一場戰爭。許多基本的軍事概念，諸如「戰爭迷霧」、衝突的混亂本質、「摩擦」，以及面對聰明的敵人時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等概念，皆出自他的不朽鉅著。

克勞塞維茨最著名的觀察，是關於軍事衝突的本質。他認為戰爭是一種另類的政治手段，如同其所言，「透過其他手段的加總，戰爭不過是政治關係的一種延續。」戰爭與政治是互相牽連的，他解釋道，「戰爭本身並不會中斷政治交流，或是將其完全改變。本質上政治交流會持續發生，無論是用什麼手段進行。」

換言之，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是人民與政府之間在貿易、外交、以及其他互動上延續之一部。



政府與企業建造首批長距離電報線後，接著無線電與電視也相繼問世，這些科技都可成為戰爭運用的手段。(Source: Wiki)

這項理論與當時舊時代士兵與軍事理論家的看法相違背，他們視戰爭為某種「開關」，會將戰鬥者拉入一個由另一種規則運作的現實世界。但對克勞塞維茨而言，戰爭單純只是獲取目標的另一種手段。

克勞塞維茨認為若要獲勝，便須找出敵人的「重心」並將其摧毀，通常即為擊敗敵手的軍隊。然而這不一定是最高效率的途徑。他寫道，「道德是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道德構成了整體戰爭的精神……與領導整個軍隊及大軍移動的意志有密切關聯。」了解如何改變或粉碎對手的精神，就有機會在避免與敵軍交戰下贏得戰爭。

然而，這一切都是說來容易做來難。在克勞塞維茨的《戰爭論》後，新科技發展的洶湧浪潮似乎帶來了新的方式，讓人們可以從遠方消磨敵人的精神，但實際上成功的案例卻很少。例如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德軍飛機與火箭先後對英國狂轟濫炸多年，意圖迫使該國投降，雖然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稱這段時間為「最黑暗的時刻」，但英國最後仍然成功扭轉了戰局。一個世代後的1960年代末期，美軍用同樣的邏輯，以「滾雷」炸彈行動對付北越軍隊。當時美軍戰機投下超過650萬噸的炸彈，殺害了數萬名民眾，但北越軍隊卻從來沒有考慮過要投降。

此時新的通訊工具在作戰上也沒有卓越的表現。克勞塞維茨去世後不久，政府與企業開始建造首批的長距離電報線，數十年後無線電與電視也相繼發明。每一項新科技都可用來發動資訊戰爭，並與實體戰爭同時進行，但是這些政治宣傳的效果大多無效。在二戰的倫敦大轟炸期間，由



今日所有戰鬥人員都已將社群媒體當作武器，這是戰爭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變化。(Source: US Army Europe/Richard Bumgardner)

納粹經營的英語電臺成為英國最受歡迎的電臺之一，原因是英國人將其當作笑話。在1960至1970年代間，美軍除了對北越投下數百萬噸炸彈外，還撒下了數千萬張傳單，但最後都被北越人當作廁所衛生紙來用。

然而，網際網路改變了這一切。社群媒體在這十年間，幾乎使所有人都變成資訊的蒐集者與發布者。攻擊敵人的「重心」，也就是敵方人民的思想與精神，已經不再需要大量炸彈或無效的宣傳。現在只要有一支智慧型手機與幾秒鐘的空閒，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攻擊

手。

現代科技能讓你與正在交戰的敵人通訊，無論是向他們發送交友邀請、與其辯論，或是暗中追蹤其線上活動。戰場中敵對的士兵們也許能在網路上找到並查詢對方。社群網路也能讓人們能從數千哩外進行攻擊，有心的宣傳者可以從遠方的數百萬人中，找出數十位認同者，並訓練他們去攻擊自己國家的同胞。來自全球各地的聲音都足以煽動對立族群之間的仇恨與怒火，引發戰爭或種族屠殺。這些聲音甚至可以從遠方分裂並征服某國的政治體系，在不發

射任何一枚子彈的情況下達到戰爭所望的政治目標。

以上這些狀況皆可能成真。這些甚至都是現實中已經發生的事情，且在未來將會持續進行。

為了向克勞塞維茨致敬，我們把這種新衝突稱之為「按讚戰爭」(LikeWar)，因為其具有多種他所認定的戰爭特徵，只是戰場被轉移到一个以「按讚數」為主要手段的地方。若網路戰爭(cyberwar)的目標是駭入網路，「按讚戰爭」的目標則是駭進網友的內心。在這個戰場中，不僅軍事單位可以使用資訊戰的技巧來改變選舉結果，就連年輕的數位行銷高手也能運用具自拍功能的智慧型手機，來改變軍事戰役的方向。

按讚戰爭的規則

從世上最強大的國家一直到最微小的個人網軍，今日所有的戰鬥人員都已將社群媒體當作武器，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圖扭曲全球資訊環境。從這方面來看，「按讚戰爭」就只是過去好幾世紀以來戰爭的最新型態罷了；但從另一面向看來，這是戰



爭與國際政治上的一項突發且重大的變化。

「按讚戰爭」改變了資訊傳播的速度、散布的範圍，以及取得的難度。這改變了一切，範圍涵蓋了軍事作戰計畫、新聞業及政治運動。如今就連機密的襲擊賓拉登行動，都能被一個在巴基斯坦亞波特巴德(Abbottabad)的咖啡店老闆在熬夜時遇見並即時上傳推特，那麼像是諾曼第登陸的D日，或沙漠風暴作戰行動中的「左鉤拳」這類偉大的軍事奇襲根本無法在現代世界中成功。某些團體已經開始利用這種保密漏洞，伊斯蘭國(IS)就將之轉為自身戰略的重要部分，其在宣布入侵摩蘇爾市(Mosul)時，公開在推特上使用#AllEyesOnISIS主題標籤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。

雖然真相變得比以前更容易取得，但卻可能淹沒在充斥謊言的汪洋中。一個世紀前就已發明了謠言戰的俄羅斯，可以說是這方面的專家。與美國不同的是，俄國從未把政治影響力行動的概念排除於軍事之外。今日，俄羅斯已在這場「按讚戰爭」中取得領先，成功運用網路力量來彌補衰弱的軍事實力。

俄羅斯的成功應證了克勞塞維茨著作中最殘酷的事實，這在現今政治中比比皆是。正如同法國大革命成果的喜悅最後造就了拿破崙的獨裁，威權主義者也成功借助社群媒體的解放力量，將之轉為自身的優勢。這套劇本正在全球各地上演，從土耳其的鎮壓活動(筆者們所採訪的對象僅因一則轉推文就銀鐐入獄)，到中共大膽的新社會信用制度，透過記錄每個人的線上活動並建立一套「信任評分」系統，使用數位方式監控整個社會。

網際網路不只提供政府控制人民的新手段，也讓政府能使用假新聞的力量影響全球。俄羅斯透過社群媒體以廣泛行動破壞對手的國內政治，可以說是一種對外輸出的審查形式。俄羅斯不去限制他國民眾的言論，反倒是擴散陰謀論與謊言，並使用假帳號與自動程式來支持任何辯論中的極端思想，藉此在數位與政治生態中投入大量的分歧、紛爭及不信任感。

威權政府在操作社群媒體上有提早起步的優勢，但其他國家已經開始急起直追。正因為所需資源皆公開可得，愈來愈多的國家與團體都開始學習如何發動這種新型態的數位戰。

如何打贏推特戰

克勞塞維茨或許能熟悉掌握現代敵手間的鬥智手段，但他對於這個新戰場應該會感到十分陌生，而戰場正是形塑雙方戰術與戰略的因素。這不是只有十九世紀才會發生的問題。任何人觀察到2016年希拉蕊總統競選活動在網路上的劣勢，以及美國國會議員在聽證會上質詢臉書執行長祖克柏(Mark Zuckerberg)的窘態，都會了解到：現今許多政策制定者依然不了解社群媒體。「按讚戰爭」的戰場是一個人造的環境，並由獲利導向的各家公司負責運作。這個平臺不是設計來獎勵資訊道德與真實性，反而是造就資訊的熱度。線上戰爭的本質也許是關於戰爭或政治，但是背後的推手是獲利、心理因素，以及獲取「注意力經濟」(attention economy)之演算法。

這個系統獎勵點閱率、互動率及投入的時間。無論這是一場行銷戰或真正的軍事戰役，甚至是融

合兩者的新型態戰爭。只要能找出在網路上爆紅的方法，那麼就連事情的真相你都能一手遮蔽。

在觀察過伊斯蘭國的頂尖招募員、歌手泰勒絲(Taylor Swift)、美國總統川普，以及新納粹網路暴民的戰術後，可找出一個共通模式。表面上看似複雜，但如何讓某事物在網路上爆紅依然有跡可循。為了讓訊息迅速傳播，許多成功的資訊戰士都充分掌握了新方法：敘事方法、情感操作、真實性、社群、氾濫程度及實驗。這些線上戰爭的勝利者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成功，是因為他們能塑造故事來引導大眾如何理解事件、驅使人們做出行動，並能夠在個人層面上與大量的追隨者產生連結，創造出一種歸屬感且在全球範圍上加以不斷運用，最後，依照每次攻擊得到的個別反應來調整整體策略。

網際網路還帶來了另一項改變，而這可能會難倒克勞塞維茨：網路戰爭的規則是由極少數人制定的。在有數十億人口的網路上，僅有極少部分的人可以瞬間扭轉資訊戰爭的方向。祖克柏和推特執行長多西(Jack Dorsey)在他們的數位王國中允許(或禁止)的資訊，可以決定所有企業的命運，或是改變國際衝突的走向。

不幸的是，這些社群媒體公司現在才慢慢了解它們漸增的政治影響力(雖然它們從未要求，通常也沒有能力使用這些權力)，並一再重複過去的許多錯誤。一次又一次地，它們未能準備好面對這項改變世界的科技在政治、法律及道德上的影響力，也沒有預測到惡意使用者會如何濫用，而善意使用者又會如何誤用了這項科技。然而，每當面對這些可預見的狀況時，它們就又向新科技尋

求解答。當企業開始研發新型態的人工智慧時，這項輪迴會再次重複。這些科技公司認為人工智慧可以用來幫助審查與規管內容，但不難想像人工智慧系統也會被武器化來對抗使用它的人。

攻占心理的戰爭

由於網際網路的崛起，使得個人、企業及國家在過去數十年間學習了解數位威脅，以及如何改變自己的組織與戰略來因應。現在渠等將會以相同方式來面對「按讚戰爭」，而每個人都將與這場新戰爭息息相關。一旦在網路上，你的注意力就像是一塊被爭奪的領土。不管你是否察覺到，許多的國家、企業，以及你可能從未聽過的人們，都在你的身邊試圖奪取注意力。你所有看到、按讚或分享的任何事物會在資訊戰海上形成漣漪，對任何一方造成滴水穿石的優勢。

那些可以引領這股浪潮的人們，將得以成就偉大的善行。他們可以解放人民、揭發犯罪、解救性命，以及進行影響深遠的改革。但他們當然也能藉此用來犯下極大的惡行，包括煽動暴力、挑起仇恨、散播謊言、點燃戰爭，甚至是侵蝕民主政治。至於哪一方會勝出，最大的關鍵在於吾人要如何學習看清這場「按讚戰爭」的本質。

作者簡介

Peter Warren Singer係智庫新美國基金會(New America Foundation)戰略專家。Emerson T. Brooking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前研究員。兩人合著《按讚戰爭：社群媒體武器化》(LikeWar: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)乙書，本文節錄自該書。

Copyright © 2018,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, publisher of Foreign Affairs. Distributed by Tribune Content Agency, LLC.